

探访武汉鲁迅书店

谢慧敏



武汉鲁迅书店&美术馆

本文图片均由李焱摄影

花落武汉

9月16日对市民开放的武汉鲁迅书店，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武汉经开区合作共建，是鲁迅博物馆在京外设立的第一家分支机构，也是全国第二家鲁迅书店。

书店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新城设法山三国历史文化公园，这里远离商业区，面向大片湖水，又被草海包围，景色静谧宜人，体验感极佳。每逢假日，很多市民从武汉三镇举家前来，带孩子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文化气息。

“武汉经开区文化氛围浓厚，军山又是三国文化重要发源地，书店的建成将让鲁迅的思想走进荆楚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兼秘书长周令飞说。

武汉经开区是中部汽车产业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集聚了60多家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有“中国车谷”之称。近年来，围绕产城融合，经开区积极发掘“汉阳人”“天曾御尊”荆楚文化，深挖大军山、设法山三国历史文化，打造车谷国际文化体育交流中心，全力建设“书香车谷”。

去年，得知鲁迅博物馆有意让鲁迅书店走出北京，武汉经开区主动联系，积极引进。今年4月，该项目正式动工，历经5个月建设后，向市民开放。书店采用鲁迅先生在上海居住的海派建筑风格，独栋红砖小楼，复古范儿十足。店内空间高大、光线充足，实际使用面积约1500平方米，比北京的鲁迅书店大了10倍有余。

武汉鲁迅书店建有五大功能区，中英文图书展销外，更融新文

“我平时都在家看书，今天特意来鲁迅书店，这里书很多很丰富。”一名四年级小学生这样说。

10月5日正值国庆长假，湖北武汉气温骤降，鲁迅书店负一层的阅览区却人头攒动，挤满了前来阅读的市民。

记者从武汉鲁迅书店&美术馆获悉，国庆期间，该馆每天接待量超过3000人次，十分火爆。其中10月2日接待量达到4000人次，创下书店对外开放后入店人次单日最高纪录。



台阶上的读书人

继上次的15箱书，日前我又捐给社区图书馆11箱。朋友常说，书和其他喜爱的物件一样，身后留不住，不如送给喜欢或需要的人，哪怕最终回收了，再制成纸、书，也是一种价值留存。只是说来容易，做起来仍不免感情用事，拖泥带水。这回清理，还是忍不住留下了一些旧书。

其中一本《苦儿努力记》，中文注音版，由一部法国作品翻译而来。这是父亲买给我的第一本书，在不富裕的年代，几毛钱的一本书就是很贵重的礼物了。记得我捧着书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偶尔拿零用钱去巷口买一个红豆饼，边吃边读，在当时幼小的心里，神仙般的享受也莫过于此。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班主任邓老师介绍和他曾教过的一位学生做笔友。那年头没有快递，一来一往，一个月也就一封信而已。那人是学霸，当时已是数学博士，字迹细小如米粒，内容写的多是生活琐事，如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之类。有一段内容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他不满足于母亲对物质和金钱的贪欲，可笔下却冷淡得似乎在说一个和自己不相关的人。现在看来，经历战乱和贫乏的上一代父母，充满不安全感，总是希望储存和掌握更多，只是孩子或许不能接受，他因此成了个不开朗的人。

通信渐稀。不久，博士回乡休假，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整个二

捐留之间

吕雪莹

楼只有我们两人。那天很冷，矮胖的他穿着蓝色厚呢大衣，白皙的脸有点浮肿。面对面，我们连应酬话都觉得多余，他从我大衣口袋掏出一本《课海求生记》，说是见面礼。那是一本美国小说，书脊被贴上胶带固定。之后，我们再次见面。多年后，辗转听说他因煤气中毒去世，翻出这本依然很结实的书，看着已经发黄的黄页，再想起那段平淡往事，宛如一种青年时期人生际遇无常的印记。

20多年前，我买过一本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可能外借之故，此书不知所终。2002年，偶然的机缘下，我获得一本新译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书的背面，有译者沉樱的一段话：“我喜欢花，尤其是那些有点异国情调的，像曼陀罗、郁金香、风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单是看看名字也觉得有

文化传播、美术展览和文化创意、人文茶膳于一体，致力于打造开放共享、复合多彩的文化交流空间，建设武汉红色教育重要的文化地标。

在这里真切了解鲁迅

书店分两层，一层主要作图书陈列，下沉的负一层作为阅览、艺展区。

穿行书店，“鲁迅元素”随处可见。入口处，可以看到立体的纸质鲁迅肖像画，电子屏幕正在播放讲述鲁迅生平故事的《生命之路》。对面显眼位置，整齐摆放着来自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藏图书，其中有不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版本，吸引不少市民驻足。

一名慕名而来的读者兴奋地向笔者展示自己的发现——一套197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我是鲁迅的忠实读者，买过好几个版本的《鲁迅全集》，这种竖排的版本还是第一次见到，感觉非常惊喜。”

武汉鲁迅书店运营负责人黄昂介绍，书店以鲁迅相关图书为基础，目前可为读者提供3万册优秀读物，其中1万多册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藏图书，包括《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鲁迅学通史》《鲁迅研究资料》《鲁迅1881—1936》《鲁迅1881—1936影集》等，不少还是绝版珍品。

阅览区，一名研究生正在翻阅《鲁迅1881—1936》，该书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通过大量图片、史料，详细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生平轨迹。看到书中展示的鲁迅手绘《汉墓石阙图》《土偶图》图片，她十分惊讶：“我只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没想到在艺术领域也有如此深厚的造诣。”

黄昂表示，除引进相关书籍外，书店还将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合作，引进、展示与鲁迅先生相关的书法作品以及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作品，把书店打造成为优秀文化资源“活化”利用高地。

既是书店，也是“图书馆”

与其他书店不同，武汉鲁迅书店更像一个精心布置的图书馆。这里大部分书籍供市民免费阅读，只有小部分人文、社科书籍对外售卖。“在这里，阅览区所有的书都可以拆封、阅读。”黄昂介绍，目前书

店上架的3万册图书中，2万多册可以免费阅读，除了版本众多、书册齐全的《鲁迅全集》以及研究专著、画册、回忆录外，还有1万多册各类典藏书籍和世界名著，包括《楚辞》《吕氏春秋》《陶庵梦忆》《巴尔扎克全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等，以充分满足市民多层次的阅读需求。

笔者随意翻阅，只见这些书籍不少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封面已略微发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阅读的兴趣。一名读者饶有兴趣地翻看着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傲慢与偏见》，感慨说：“有些翻译很有年代感，读起来有种不一样的感觉。我喜欢这些旧书，它们也为书店带来了别样特色。”

为方便读者阅读，书店将一半以上面积划为阅览区，阳光透过落地窗，营造出宽敞明亮的读书空间。书店专门设有儿童阅览区，贴心地摆放着大大小小的软垫，孩子们或趴或躺，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自由阅读，十分惬意。在阅览区外，还有一个小型广场，红砖铺就的台阶上，刻着“朝花夕拾”“且介亭杂文”等鲁迅最为人们熟知的作品名，供书迷合影留念。天气晴好时，很多人喜欢点一杯咖啡，坐在小广场上，体验在大自然怀抱里阅读的乐趣。

此外，书店还设有100多平方米的艺展区，用于举办各式展览。当天在举办的“曙光·伟业——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展，向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在读书的同时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尽管不设消费门槛，也不以售书为主，但黄昂对武汉鲁迅书店的运营发展充满信心。他告诉笔者，目前书店已推出了6大系列、超百类别的文创产品，包括“鲁迅漫画头像”系列、“孺子牛”系列、“新青年”系列文创产品等，产品主要为帆布袋、书签、冰箱贴等，“这些文创产品，价格都在百元以下，很受读者喜爱，特别是新青年系列，帆布袋上印着《新青年》的杂志封面，飘带上写着鲁迅对年轻人的寄语：‘青年应当天真烂漫。’格外受年轻人欢迎，一上架就卖断货。”据了解，国庆期间，武汉鲁迅书店每天销售额超过2万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文创产品和咖啡销售。



温馨的儿童阅览区

一部书反映中国非遗全貌

宗荷



广布中华大地的无数民间传说，古琴、十二木卡姆等音乐，京西太平鼓、徽州板凳龙等舞蹈，绕梁三日的昆曲、东北二人转等戏剧，吴桥杂技、陈氏太极拳等体育、游艺与杂技，杨柳青木版年画、寿山石雕等美术，宜兴紫砂、景德镇陶瓷等技艺，仁心济世的传统医药，春节、壮族三月三、农历二十四节气等民俗……如珠如玉、不胜枚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代人的使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近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工具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由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出版发行。该书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获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支持。

《大辞典》由文化学者王文章担任主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参与组织工作，近580位非遗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撰稿，历时6年完成。全书共320余万字，收录辞条6636条，正文分为基础理论、制度机制、实践活动、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5个部分。

中国自古就有保护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学史上记录整理古代民歌、乐歌和祭歌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明证。新中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进入21世纪，以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开端，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标志，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实践，在非遗保护领域得到拓展、深化和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非遗保护工作不断走向注重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依法保护阶段。

《大辞典》的编纂立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框架和学科建设视角，系统阐释中国非遗及其保护实践所涉基本理论；重视话语体系的建设，对收录的非遗领域名词、术语体系进行学术规范并予以科学阐释；追求专业性、实用性，凸显知识密集、检索方便的特点，内容上有机统一、形式上统一规范、语言上科学准确，以适应非遗保护领域理论研究和工作的学习、参考和研究需要。

《大辞典》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体面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理论探索 and 突出成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进入21世纪，以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家级语言服务出口基地揭牌

语言服务产业发展，扩大语言服务出口规模，提升国家语言服务能力。

园区目前有200余家企业入驻，汇聚了国家文化出口、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工程、“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企业，包括体现科技元素的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元宇宙国际传播实验室等。未来将建设领导人著作展示中心、国际书店、国际新闻官研修基地等。

本报电（刘洋）9月28日，国际传播科技文化园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语言服务）在京举行揭牌仪式。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在揭牌仪式上表示，国际传播科技文化园是商务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国外文局等共同认定的首批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语言服务）之一，旨在进一步促进

语言服务产业发展，扩大语言服务出口规模，提升国家语言服务能力。

园区目前有200余家企业入驻，汇聚了国家文化出口、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工程、“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企业，包括体现科技元素的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元宇宙国际传播实验室等。未来将建设领导人著作展示中心、国际书店、国际新闻官研修基地等。

“中拉文明对话”系列出新书

本报电（海强）近日在江苏南京举办的第五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上，外文局朝华出版社发布“中拉文明对话”系列丛书最新成果：常州大学西葡拉美译丛《西属美洲的中国元素：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印记》和江苏省对外文化交流成果译丛《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江苏实践篇》。前者为墨西哥学院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利亚

诺·波尼亚利安博士所著，聚焦16至18世纪西属美洲贸易框架形成过程中，中国商品及其所承载文化对西属美洲各国的影响，充分印证了“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近年来，朝华出版社陆续策划出版了《“一带一路”和拉丁美洲：新机遇与新挑战》《我们的记忆：拉丁人交流史》（中、西文版）《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研究》等“中拉文明对话”系列图书。

数字说话

探索图书生命力

本报记者 张稚丹

这个世界曾出现过多少种著作？数千万，还是上亿？难以计数。无数书籍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也有一些书，被反复阅读，被传播再版，传承有序、超越时空。它们是否拥有共通密码？

近日在线上举行的“世界图书生命指数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何明星代表研究团队提出了图书生命概念。

图书生命包含了图书的市场寿命，但含义更宽泛，指图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产品，在不同语言文化区存在的时间、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使用寿命、在不同时代的文化阅读价值。

再版5次，从图书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角度看，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畅销书，堪称经典中的“元典”。

以《先知》为例，研究团队依据OCLC数据库检索，发现其再版929次，是所有上榜图书中最高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在这部用英文写作的散文诗集中，以先知名义和诗意语言探讨了爱、美与生命永恒的话题。

511本书有的耳熟能详，如《神曲》《伊利亚特》《君主论》《道德经》《论语》《诗经》《孙子兵法》以及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有的则出人意料，《爱丽丝漫游仙境》《匹诺曹》等儿童文学位置颇高。

图书生命研究第一次用量化方式，给出了被各历史时期、各国家民族不断再版、翻译和阅读的世界图书经典特质——以人类为中心的普遍性、适应精神生活的多元化、生产传承过程的包容性。

研究发现，近200年来西方出版业的日益资本化垄断，窒息了其文

化生产，反而难以出现再版次数较高的经典图书。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强调立言不朽，将著述与个人的生命意义结合，追求内容的个性化、差异化、独创性，有助于矫正以销售数量衡量图书价值的弊端。图书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才是世界出版发展的第一目标。这也是图书生命研究对当下国际出版业发展模式的一种“中国阐释”。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院长袁军指出，我们不缺目标、方向和框架，需要的是基础性的工作。目前图书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该课题通过客观、可稽核的数据对传播效果进行定量研究，很有价值，和之前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会专家除对量化方向肯定外，也提出应充分考虑作品问世时间长度这个因素，突出“当代影响”这个概念；因没有书号（即ISBN号），使得《圣经》等一些宗教典籍未能入榜是否合理；目前入榜图书多为文学类，有价值的学术类图书可否另榜统计；互联网数字出版时代需对“再版”定义重新界定等。

图书的经典传承史，是人类思想、情感、道德等精神的成长史，也是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史，经典因此构成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在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新梳理世界经典图书方面，该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